

孫詒讓著

墨子閒詁

世界書局印行

諸子集成刊行旨趣

(上編)周秦之部

『振興國學』四字，在今日已成爲普通之輿論，固無庸吾人之贅述矣。然以國學之書籍而論，將乾隆間修四庫全書著錄以外，存目者尙數十萬卷；而當時所未收，及乾隆以後續出之書，亦不下數十萬卷。識者每謂存目之內，儘有良著；而所著錄者，亦未嘗無劣書。故覃治國學，必當統一切之典籍，不能以四庫爲限，彰彰甚明；加以歐化東漸，思想突變，昔人視爲大逆不道者，今且尊爲至理名言；夫然，故今日而覃治國學，勢不能與昔人之取捨盡同，蓋亦至顯至著之事實也。然則統四庫前後之書，爲卷當不下百萬，雖欲治之，又烏從而治之？此實今日言國學者一先決之問題焉！

抑吾聞之：通人之治事也，提其綱則網自張，挈其領則裘自舉。萬事萬物，莫不有其本源焉；不見夫十圍大樹，枝葉扶疏，翹然高出於羣卉，究其本，要不過起於極細之一芽；又不見夫萬里長江，波瀾起伏，極自自然界之偉觀，究其源，亦不過發自至微之一滴。故不問其樹幹之偉大，江流之浩渺，因本以察其末，由源以究其流，其性質，其效用，不難瞭然於心目矣！準是以言，則所謂百萬卷之國學典籍，吾人亦惟有先窮其本源，而其末流，自不難迎刃而解，可預言焉！

夫所謂國學之本源者，何也？六經尙矣！本局已印行漢人之注疏，並宋人之章句集注矣！其出世稍次於經，而

價值與影響，有足與經相抗衡者，則周秦諸子是已。原諸子之立說著書，蓋皆欲以一己之思想學說以廣播於天下者也。二千年來，我國之民族思想，社會文化，學者著述，幾無不受諸子之影響，故諸子者，實我先民思想之結晶，亦即國學本源之所在。今試伸言之如左：

一、儒家——二千年來之文化風俗，學者思想，無不由儒家之禮教陶鑄而成，此固一般人所公認者也。孔子刪述六經，以存先王舊典，而其言行動作，師表百世者，厥惟論語。論語者，和平通達之中，寓至粹至精之理，學者苟遵其道而行之，一生可應用不盡。若夫處世接物，則昔人曾有以半部論語致太平者，非謬言也。孔子以後，諸子爭鳴，儒道幾乎或息，然而繼之者，則有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荀卿守正，大論是弘，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儒道之流行二千年而爲社會羣衆所信奉者，孟荀二子實與有力焉。故集儒家之學說，首論語，次孟子荀子。至孔子言語，散見於羣籍者，皆爲後人所依託。二戴所記，係七十子後學及秦漢間儒家，取論語之意而推衍之者也。諸子所載孔子之語，其見於莊子者，宛如道家言；見於韓非子者，又宛如法家言焉！至家語孔叢，更屬後人僞撰，故一概不錄。

二、道家——夫儒家之師表百世，陶鑄羣倫，信已偉矣！然世界上之事物，有其利，亦必有其弊，而一家之學說思想，當盛極之後，流弊即不免因而發生，於是復有人起而抵其隙，思代以己之學說焉。儒家自孔子以後，繼以孟荀，其勢已足籠蓋社會，而其弊，則起於儒家之以用世爲目的。夫孔孟之所謂用世，不外乎悲天憫人，欲措斯世於治平之域者也；自不肖者乘之，口仁義而心盜跖，竊憂時救世之論調，爲爵位利祿之釣餌，其心之卑鄙，其行之惡濁，使有識而潔身自好者，對於若輩，其深惡痛絕，自不待言。道家者有見及此，乃欲並其根柢而去

之，故曰『侯之門，仁義存！』『大盜者，竊仁義禮智者也。』此其言，雖不免過激，然其對於惡濁社會之醜態，盡情暴露，亦可謂痛快已！此說自老子發其端，而莊子集其成。據王船山氏考定，莊子內篇係莊周自著，外篇雜篇則周之弟子及周秦間諸道家之所作，此語實可爲信讞也。列子一書，雖出於晉人張湛之手，然觀湛所敘，亦言係由數方搜集而成，故其中各篇，有精者，亦有駁者；有真者，亦有僞者，分別觀之可矣！今錄道家首老子，次莊子，次列子，此外僞著，概屏斥焉！

三、墨家——墨翟者，初學於儒，後對於儒家有不滿，乃自倡新說，以號召於天下。儒家言『仁』，而墨則言『兼愛』。『蓋『仁』之爲義，雖亦訓愛人，然必由親以及疎，推近而至遠；『兼愛』則凡屬人類，皆在愛之之列也。其次則『非樂』、『薄葬』等等，皆墨與儒之異點。自孟子排斥楊墨，後墨學表面上，雖似絕跡，然墨家之教旨，於無形中流行於社會者，亦幾二千年矣；舉其顯者：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之天志，以天爲實有，在冥冥中，實操其刑賞者；而我民族信鬼神之心理，迄今未衰，此其一。墨主兼愛，不惜犧牲生命，以扶弱鋤強；後世江湖大俠，偶值不平，即挺身而起，甚或倡爲『代天行道』之說，是亦墨教流行之證也，此其二。至物理等學，因自昔無人能解，學者遂略不過問；自西方科學輸入，墨子中深微學說，日益顯著，近人胡適之氏且稱墨子爲中國二千年第一部奇書矣！墨子之書，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非墨子爲墨學，蓋集墨子書者，墨子之徒也。近人張純一氏校注，亦言墨子書遵墨家學說者十六七，故以附焉。至其中亦有爲儒家言者，則因墨子本學於儒者也。自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其故可知已。

四、名家——名家者，上承儒家正名之義，下啓法家刑名之學者也。此派學說，頗類似乎今之論理學，故諸子

中重論辨者，莫不應有盡有，如墨莊荀韓諸書中，皆有名家之言焉。雖然，名家之言，非專主乎論辨，要亦寓有治天下之道者。尹文子曰：『大道不稱，衆有必名。』其意蓋欲以『名』包括一切治道也。名家之書，今僅存一尹文子，世所流傳者，尚有公孫龍子一書，並稱尹文係其弟子，然經昔人考定，實後人僞託。細按之，蓋雜採他子中言名者之說耳。且其說已見於尹文莊墨諸子之中，故亦汰去之。僅錄尹文子一書，以著名家之梗概焉。

五、法家——法家之說，管子發其端，韓非子集其成。在戰國時，法家實佔最大之勢力。管子之書，雖非管仲自撰，然亦管子以後齊國人之承其學者所輯成。事功之顯著者，如齊桓爲五霸首，而其力則出於管仲。至秦孝公用商鞅，卒成統一之大業。故齊秦之稱霸稱強，實爲任用法家最著之成效。慎到、韓非，初皆學道家，後乃轉而爲法家。四庫全書提要論慎子云：『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濟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云云。故太史公以老莊與韓非同傳，卽此意也。非雖見嫉於李斯而遇害，然其書實集法家之大成。後世之刑幕，尙稱『申韓之學』，或稱『刑名』之學，雖與法家之言不盡同，然爲法家之枝流末裔，可確信也。錄法家首管子，次商君書，次慎子，次韓非子，可謂洋洋乎大觀已！

六、兵家——漢書藝文志，兵事之書，有權謀、形勢、技巧三項，自爲一類，可見爾時談兵者之衆矣。清四庫全書以兵家列子部，次於儒家之後，蓋以儒家爲文治，以兵家爲武事，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惟漢志、吉、兵之書，其真出於周秦人所著，今猶存於世者，僅孫子、吳子二書，而孫子又多存古訓，爲後世文士所不知者。（見孫星衍校語）則其爲真古書，彌足寶貴矣！古者小刑用刑，大刑用兵，可見兵與刑，性質極爲類似，今列於法家

之後，首孫子次吳子。

七、雜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也。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於六家以外，益以農、雜、縱橫，小說是爲十家。其間陰陽家、農家、小說家之書，今均失傳。縱橫家雖尙見概略於戰國策，但書爲劉向所重輯，今著錄家均以之入史部，然其說不過揣摩人主心理，投之好惡，以取富貴勢位，非如他家之自具一種救世治國等學說也。雜家之書，漢志謂其『兼儒墨，合名法』。今存者有呂不韋賓客所輯之書，蓋採取諸子之精粹，合成一書，以備觀覽，其性質實後世之類書耳。此種書謂之有特具之學說固不可，然其所探要皆諸子之精粹，故本編以是書殿焉！

右所錄凡七類，共一十六種，皆經有識學者所考定，認爲真出周秦間人士之手者。其後人依託之僞作，一概不錄，免魚目混珠，讀之徒費精力。與時間，且亦紊亂歷史進化之軌轍，甚無取焉。集成云者，集周秦諸子之可信者成爲一帙也。至諸子之書，多存古訓，後之詮注者，亦代有其人。今於老莊管商諸書，採一最前代人之注，取其時代近古，精義保存也。又採一近代人之注，取其綜合諸說，博瞻而有折衷也。不獨周秦之子書集其成，即諸子之注，亦集成矣！是則本編博取精選之微意焉。茲將所採諸子及僞造各書，分列二表於後，以資檢覽。

周秦諸子	學說派別	著作者	書名及注釋者	附錄
論語	儒家	孔子	劉寶楠論語正義	此書上承六經下啓諸子爲國學中最重之典籍
言行	孔門記	孔子		

孟子	儒家	孟軻	焦循孟子正義	
荀子	儒家	荀卿	王先謙荀子集解 楊倞注已包在內	
老子	道家	李耳	魏源老子本義 王弼老子注	又名道德經河上公注係僞託
莊子	道家	莊周	王先謙莊子集解 郭慶藩莊子集釋	又名南華經向秀注係竊於郭氏者
列子	道家	無名	張湛列子注	又名冲虛至德真經有真有僞
墨子	墨家	墨翟	孫詒讓墨子閒詁	內有墨子之徒作品
晏子	墨家	晏嬰	張純一晏子春秋校注	係晏子後人所記又名晏子春秋
尹文子	名家	尹文	錢熙祚校尹文子	此書爲名家之可靠者

管子	法家	管仲	梁啓超管子評傳 戴望管子校正	管仲後人所記可作 齊國史書讀
商君書	法家	公孫鞅	麥孟華商君評傳 嚴可均校商君書	
慎子	法家	慎到	慎子	嚴可均輯
韓非子	法家	韓非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	
孫子	兵家	孫武	孫子十家注 魏武帝注已包在內	
吳子	兵家	吳起	吳子	
呂子	雜家	呂不韋 賓客輯	高誘注呂氏春秋	原名呂氏春秋

周秦諸子，皆有特具之思想，獨立之學說，與後世依附他人以著書者，根本悉異。清張之洞書目答問，以周秦諸子獨立一欄，蓋唯識也！故此集亦以秦爲止云。

僞託周秦諸子

鬻子

稱周文王之師鬻熊作四庫全書謂係唐人所依託

陰符經

僅三百餘字因戰國策有蘇秦讀太公陰符之謀一語遂附會而爲此篇稱姜太公作或又稱黃帝作

六韜

稱呂望作因莊子中有金版六弢一語遂附會而成此書內分文武虎豹龍犬六項故名六韜又作六弢

關尹子

稱尹喜作因史記老子出關關尹向老子乞求道德經一語遂造一尹喜其人稱老子弟子

鄧析子

稱鄧析作因傳有鄭子產殺鄧析一事遂附會而成此書

子華子

稱春秋時晉程本作此書至南宋始出世文極淺

鬼谷子

稱蘇秦師鬼谷子作漢志無至隋志始著錄係南北朝人僞作

鷗冠子

稱楚人以鷗羽爲冠因以名書

尉繚子

稱尉繚作爲鬼谷子弟子言兵事文極淺

尸子

稱尸佼作爲商君之師漢志雖著錄然久已亡失此係後人僞託

於陵子

因孟子中有陳仲隱居於於陵不食兄祿一語後人遂依託而爲此書

文子

無名姓唐柳宗元謂其多竊取他書以成之當係唐以前僞作

公孫龍子

稱公孫龍作係名家巨子然此書係採取他書之涉公孫龍者而成均見莊墨及尹文子中

孔叢子

稱陳勝博士孔鮒作末又有連叢子二篇稱漢孔鮒作故云叢子皆爲後人僞託

俗傳清高宗南巡時，見道上來往人之繁衆，問某僧，共有幾何？僧答二人。高宗異而詰之。僧曰：二人者，一爲『名』，一爲『利』。高宗笑而領之。大凡造偽書者，非爲名，卽爲利而已。蓋作偽者，知已之學識學望，不足以動人，乃僞託一古人之名，造書以欺世俗者之無識也。其計得售，卽可罔名而取利，此其目的已達，而受其欺罔者，因將偽書寶貴之。迨時日既久，後之人更莫辨真僞，從而印行，此偽書之所以多也。而子書之僞，所以尤甚者，一則可以不必根據他書，理論可隨意捏造；二則篇幅簡短，不必如往經撰史，須有一定段落耳。漢王仲任會言：世人貴耳賤目，重鸛輕雞，卽此類也。又如世人之寶愛古董，實則一無用處，徒以時代之古，瓦釜比於金鼎，故造偽書者，多託於周秦間人，此又其一也。宋明二代，偽書最爲流行。直至清代，考據成爲專門之學，自關百詩作古文尚書疏證啓其端，以後諸人，因經而推之於古傳記與諸子。如上所列，皆清代碩學者，證有定論而認爲僞造者。雖然，世俗不知此義，往往以貪多相誇，於是有所謂百子全書，有所謂二十五子，二十二子者，是不但爾雅、梨，且亦貽誤後學，使讀者之寶貴光陰及精力，擲於虛耗，寧不可歎！選錄周秦諸子集成，特附識數語，以告有志國學之青年焉！

（下編）漢魏六朝之部

史記一書，上下五千年，爲我國唯一傑作，早經有識之士所公認，固無庸吾人之重贅一詞矣！而其簡末太史公自序一篇，尤爲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一大關鍵，此則爲有志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序上半載太史公談所論『大家要指』後半遷亦縱論六經大義，此言也可證漢初尙沿先秦遺風，所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學說，雖經秦火而民間之私相授受者，固未嘗絕也。洎夫漢武罷黜百家，尊崇六藝，以通經致用爲利祿之

途，於是思想始統於一，而儒家之學說，不啻同歐西之國教焉！自是以後，二千年中，未嘗稍變，此即我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記其關鍵者，則爲太史公自序一文，吾故曰：此爲鞏治國學者，所不可不知者也。雖然，以先秦諸子思想之雄博精深，豈隨世主一二人之好惡而遽爲消滅哉！當軸者，雖以大藝爲收拾人心之工具，而高識卓行之士，承諸子之影響，不爲利祿所動，亦必有出其思想與世相周旋者矣！故在漢魏六朝之際，諸子之遺風餘韻，雖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嘗漸滅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內典輸入我國，一部份思深之士，相率羣趨，至是而諸子之風，始告衰歇；此亦世運使然，無庸爲諱者矣！

今試一言漢魏間諸子流行之狀況：淮南王書之縱橫蔓延，陶莊周以後道家之總匯也。王仲壬氏之論衡鍼砭世俗，辨晰毫芒，始如詭異，終有實理，我國懷疑學者，當首屈一指。其間孔諸論，更顯然爲儒家之巨敵！此外陸賈新語，太史公目之爲辨士，蓋亦縱橫家之嗣響也。晁錯所著，今雖已亡，然其爲法家言，概可想見。王符潛夫論，以耿介不同於俗，隱居發憤，著書以譏當時之失，其不與利祿之徒合污可知。葛宏抱朴子，上承莊老，下啓道教。凡茲諸子，未嘗不可與先秦諸子相雁行。至於儒家，則揚雄法言，昌黎韓氏且與荀卿同尊。荀悅申鑒，亦粹然儒家之言，類皆有一讀之價值。

漢書藝文志以小說入子略，蓋稗官亦諸子之一種類。今漢志所載小說家言，如題東方朔班固諸人之撰述，皆出後人依託。隋書經籍志，尙存青史子一書，亦早經亡失。其流傳於後世者，厥惟宋代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此書爲隋以前小說界之魯殿靈光。此後自唐迄清，摹而擬之者，代有其人，然皆狗尾續貂，不足語於作者之林矣！茲本此微意，將漢魏六朝著名子書，集成一編，使與先秦諸子，後先輝映，鞏治國學之諸君子，其亦有樂於是歟！

書名	著作人	卷數	性質及評語
新語	漢陸賈	一〇	此書久佚，經後人掇拾輯成，舊列儒家，然其數陳前代得失，類於辨士，實縱橫家之支裔，漢初與酈食其並稱。
淮南子	漢劉安	二一	縱橫蔓延，道家言佔十之六七，所述多秦漢間佚事，為秦以後子書之最出色者。
鹽鐵論	漢桓寬	一〇	係述官吏與學者辨論鹽鐵征稅之利弊，大旨近儒家言。
法言	漢揚雄	一〇	昌黎韓退之稱『苟與揚大醇而小疵』，蓋儒家言也。雄本工文，故此書文詞亦麗達可讀。
論衡	漢王充	三〇	此書在國學中，極有價值，惟專以辨晰是非為主，不屬於某一家之學說。
申鑒	漢荀悅	五	係儒家言。
潛夫論	漢王符	一〇	大旨皆儒家言。
抱朴子	晉葛弘	八	上承道家，下啓道教，中有養生之說，為他家所無。
世說新語	宋劉義慶	三	此書為古今唯一小說名著，唐以前小說，以此為代表。
顏氏家訓	北齊 顏之推	七	此書雖稱家訓，所論多世故人情，兼及文學。

以上十種，爲漢魏六朝子書之最佳、最著名者，研究國學者所不可不讀也。

茲再將漢魏六朝子書，係後人依託及不必要者，亦列目於左：

新書

稱漢賈誼撰，然係後人割裂史記秦本紀漢書賈誼本傳及其他文字分段名篇，其偽造可知。

太玄經

漢揚雄撰，書係摹擬周易文詞，故作艱深，實無何意義。以前目錄家均列之術數，以爲可以前知，茲不錄。

中論

魏徐幹撰，幹本文士，無甚精微之識，書僅二卷。

人物志

魏劉劭撰

傳子

晉傅元撰

物理論

晉楊泉撰，以上三書皆無甚精義。

金樓子

梁蕭繹撰，繹卽元帝。

劉子

題梁劉晝撰，係後人僞託。

文中子

題隋王通撰，又稱中說，書中句做論語，又臚列唐初功臣爲其弟子，而隋唐書無傳焉，後人僞託，無疑。然宋以後竟有稱爲河汾道統者，其妄可哂。

以上各種，或僞託，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內。

墨子序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闕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尙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網羅放失。參考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蕪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雠校。涂徑既闢。奧窔粗

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剔蠹。鉅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尙同。惟尙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做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惠音沉痾。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修身親士諸篇。誼正而文靡。校之他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答。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唏於橫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乖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拏。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畦武千

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說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尙書沅。始爲之注。滕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創通涂徑。多所更正。余昔事讎覽。旁撫衆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藏本明正統十年刊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編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季本未知孰是明葉諸本大氏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厓間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尙完具冊端附校異文間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頤煊。及年丈俞編修。檄亡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考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旨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凌襍。檢攬舊校。疑滯殊衆。研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謬者。